

他看见你的声音

之未亡人

殷寻

著



实力悬情作家 **殷寻**

超人气法医推理言情系列《他看见你的声音》最终篇
西山深处，古墓天玄，未亡人醒，秘密重生

人心不可直视，可他偏要做窥视人心的那一个，仅凭一把解剖刀划开迷感人心的虚妄，看见真相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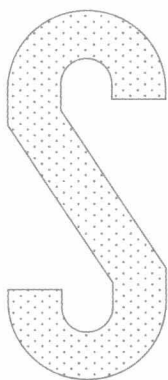
电视剧
重磅打造中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ART PUBLISHING HOUSE

他看见你的声音

之 未亡人



殷寻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看见你的声音之未亡人 / 殷寻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44-8

I. ①他…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9076 号

他看见你的声音之未亡人

TA KANJIAN NI DE SHENGYIN ZHI WEI WANG REN

殷寻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兮
责任编辑	杨旭 陈蓉
特约策划	燕兮 柴鹤嘉
特约编辑	孙惠芳
封面设计	46 设计
版式设计	赵梦菲
封面绘图	符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544-8
定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7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第一章	西山有座坟	003
第二章	闹鬼的客栈	030
第三章	桃源深处有西寨	050
第四章	被焚烧的尸体	080
第五章	天玄女	109
第六章	夺命天魂草	135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一封来自族长的遗书	160
第八章	罗池的预感	186
第九章	绕不开的窒息	210
第十章	秦苏被害	230
第十一章	谁在借势	250
第十二章	未亡人	271
番外		293

山脉连绵万里。

咬合着无边叠嶂的林海，似迷宫。

上了千年的枝干，爬了藤蔓，如苍劲筋骨，赋予古树皜皜嶙峋的生命。

阳光再烈，却也穿不过宛若伞大的叶脉。

他抬头看了一眼。

看不到天。

目光能及的只有努力穿过叶脉的光线，细如发丝，又被林雾拉扯得影绰牵强。他刚擦了额头的汗，后背又有豆大的汗珠爬过。

闷热逼得人透不过气，见不着天，失了方向。

她脸色苍白地靠在树干上，壶中水只剩一点点，喃喃：“完了，走不出去了。”

他没说话，从烟盒里拎了支烟叼在嘴里，从兜里摸出了打火机，拇指擦着火石滑轮，用力，几次过后，那火苗幽幽形同鬼火，很快熄灭。

烟点不着。

他躁了，叼着烟咒了句：“他妈的！”

她怔怔地看着他，突然起身发疯似的扑向他，抬拳捶打，“都怨你！我就说我们不应该来！我们不应该不听警告！”

他任由她推搡捶打，耳边似乎回荡着客栈老板的话：“那座山啊，是

禁山……”

直到她捶累了，又跌坐地上，形容枯槁。

许久，她说：“是山鬼……它在惩罚我们……”

光线如蜗牛般爬散，即使再慢，也知道时间的游移。黑暗将吞噬整片林海，包括他们。

他将烟狠狠摔在地上。

松软的草皮承载了烟杆，令他的怒气无的放矢。

他说：“继续走！”

伸手扯了瘫软在地的女人。

可下一秒，他的脸色变了，眼珠子瞪老大，她能听得到他上下牙齿相撞的声音。他抬手指着她的身后，嘴唇翕动，手指抖得厉害。她刚要开口询问，却见他一声凄厉，惊骇逃窜。

她一激灵，回头……

西寨多年来流传着一句话：西山有座坟，葬着未亡人……

西山，就是西奈山。

在那座山的入口歪歪斜斜地立着一个木牌。

上面的字迹也是歪歪斜斜的，写着：禁止入山。

还有一行小字，许是多年栉风沐雨变得斑驳不清，但若仔细查看，还是能瞧个大概。

这一行小字是：擅闯西山者，生不如死。

抵达康定时是上午九点，阳光挺烈，空气还略凉。窄街之上可见山，环山之下可见人。市区汉人居多，也可见头戴圆帽或盖头的回人和身穿色彩绚烂服饰的羌人。

车行很慢，向导小张边小心开车边跟坐在后座的顾初解释：“快到四月初八了，今天又赶上市集，大家都出来备过节的东西，别急、别急啊。”

顾初透过车窗看外面，离车子不远处，有个藏族的小伙子身上扛了不少东西，额头上都是豆大的汗珠，正吭哧吭哧地过街。

小张接着话题说：“四月初八是这里的大日子，到时候甘孜藏区的人都会赶到跑马山来过转山会，这节日是——”

“从这里到贡牟要多久？”顾初打断了小张的介绍。这里是多民族会集的地方，有各种各样区别于汉族的节日再寻常不过，她没有精力去百科这些节日背后的热闹。

小张略有尴尬，稍稍加快了车速，“从康定到拉贡县每天只有一趟长途车，中午十二点发车，路况好的话五个多小时能到拉贡县，然后沿着拉贡县一路向东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贡牟了。”

顾初若有所思。

小张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笑道：“顾医生，您放心，贡牟那边的住宿都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

顾思离世后两个月，她跟陆北辰办了场简单的婚礼，简单到只请了平日交情不错的朋友吃饭。婚后第二天陆北辰接到了来自美国实验室的电话，显然那边遇上了棘手的案子，他推托不掉又担心顾初的状态。左右为难间，顾初跟他说：“你去吧，甘肃那边医疗支援组缺人，我已经报名了。”

她在甘肃待了一个月，几乎天天风沙，陆北辰也几乎每天一个电话。就这样，她奔走于支援机构和患者家中，虽说每天忙得腰酸背痛，但至少可以缓解她想念顾思的痛苦。一个月后她得知甘孜一带也有上海本院的医疗支援队，就主动申请前往。

除了陆北辰外，没人能够理解她的行为。

飞往甘孜的前一晚她在电话里对陆北辰说：“我可以替思思看一眼青藏高原了。”

曾经顾思看《中国地理》杂志的时候跟她说：“姐，我挺想去高原看看的，但听说高反（意为高原反应）很难受，怎么办呢？我又想去又怕难受呢。”于是，顾初就替她来了，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思思，幸好你没来呀，高反真的很难受。

贡杂隶属拉贡县，多民族村寨驻扎，位于被青藏高原分割的东部高山峡谷内，地理条件极其罕见，南接平原北入高原，东有湖泊西临沙漠，所以也造就了“一山有四季”的气候，上午还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入夜就能天降大雪凛凛寒风。原本是个世外桃源，却因为被发现了西夏墓葬而闻名，再加上神秘的川藏风光，贡杂一跃成了背包客们的探险圣地。有在外地打工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回到故里开起了客栈，因为听说旅游旺季时都会出现因风景区的客栈不够而住进当地村寨的情况。

顾初来贡杂的时节正是旅游淡季，所以鲜有背包客的影子，风景区的客栈也都个个冷清。有人来接车，是医疗组的人，他是贡杂医疗支援组的组长向池，三十多岁，来自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大包大揽了她的行李箱，一路上都在跟她介绍医疗组的情况。

目前从各地医院抽调来医疗组的共十人，配合当地卫生所为患者就诊，云南、川藏偏远这一带多村落，医疗机构很是匮乏，有很多偏远的村寨因卫生所太远只能求助寨中的巫医，继而也导致不少因救治不得当而出事的情况，所以常年调遣医疗支援组就很有必要了。

医疗组位处的地段不错，在风景区和村寨区的分界上，往上走就入山，藏、羌、木雅的各个村寨盘山而建，往下走就是春光皆馥的风景区，客栈和餐厅、当地工艺品等店铺依湖而设，鳞次栉比。

贡卒天黑得稍晚，但医疗组早就准备好了晚饭等着顾初，等她一到青稞酒的味道就满天飞了。在这种地方似乎每个人都染了豪爽气，连平常不喝酒的女大夫们也能喝上几口青稞酒。

顾初很快跟这些人熟识了，喝上一大口的青稞酒，那叫一个绵甜爽劲，一路上的倦怠也不翼而飞。

向池做了大体分工，其实强调最多的就是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民族习惯不同，注意点也是好事。

医疗组所在地是一处居民委员会，后来委员会搬到县城里了，县领导就安排了支援组住在委员会里，每人一个房间，很安静。入夜后顾初睡不着，就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往外看，湖水平静如镜，倒映着远处的雪山，山顶上的雪被月光映得银亮。

他们所在的委员会在建筑上很有当地特色，以木搭建上下两层。周围的客栈看上去挺有纳西风格，一层以餐厅、咖啡厅为主，二层住宿，但仔细打量还不完全像纳西风，还有点藏风，总之，每一处客栈都五彩斑斓，甚是艺术。

这里天亮得早，六点刚过大太阳已经蹦出来了。顾初一时间还没习惯，匆匆洗漱后跟着向池他们出诊去了。他们这趟走的是羌寨，也没什么太大的情况，就是简单的例行体检，寨民们很热情，说什么都要留他们吃饭，顾初想着别麻烦乡里乡亲的刚要婉拒，向池乐呵呵地点头答应了，私下跟她说：

“这里民风淳朴，留你吃饭那就是真心实意的，你要是拒绝反倒会让她们觉

得你没当他们是朋友，刮了情面。”

回住所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顾初边整理病例档案边感叹交通的重要性，一旁的女大夫闻言后笑了，“藏在深山里的村寨咱们还没去呢，那里连车子都进不去，像是这里的藏区、羌寨、木雅都算是靠近风景区了。”

顾初一听头大，“还有更远的？”

“是，西寨最远，从木雅人居住的村寨一直往西走，大概住着不到千人的汉人吧。”

“汉人为什么要住那么偏僻？”顾初听着奇怪。

“谁知道啊，不过听说那里是被山鬼诅咒了的村寨，挺邪乎的，寨中老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女大夫撇撇嘴，“可架不住西寨那边的风景好，很多背包客的目的就是西寨，那头的族长三天两头地来风景区这边叮嘱客栈老板，进寨行，但千万别入西奈山，说会惊扰山鬼。”

山鬼？顾初身为医务人员当然不会相信，但明明是汉人却要藏匿于深山之中倒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正思议，有人敲门，顾初回头一看惊讶出声：“乔云霄？”

乔云霄靠在门边噙着笑瞅她，穿得随意，脚上的那双昂贵的户外鞋一改他平日在商场上的雷厉风行劲。

“我没看错人吧？”顾初走上前，盯着他的脸问。

乔云霄忍不住笑了，抬手揉了揉她的头，“没错，如假包换的乔公子。”

乔云霄接受了凌双的邀请，来贡卒拍时尚杂志封面，打从他做封面那期大卖后，凌双的眼睛就总盯着他。

这一次，他们大胆创新，将目的地放在了多民族聚集地贡卒。于是，凌双亲自率领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住进了名为“风月古道”的客栈，再加上拍摄机器，就将客栈全包了。

顾初对这家客栈不陌生，一是这家客栈就挨着医疗组，二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沐清瑶是出了名的交际花，举手投足都透着风尘，最喜欢跟医疗组的男大夫们打情骂俏，有时候还会说些荤腥话，大家都叫她“瑶姐”。

顾初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不喜欢，毕竟刚到这里对她不熟，总之，见着她也会叫声“瑶姐”。瑶姐初次见她就扳着她的肩膀，啧啧声从涂得血红的樱桃小口中逸出，“这么漂亮的小丫头来这种地方做支援多可惜啊，妹子，不怕皮肤被晒坏啊？”

跟乔云霄聊天的时候，瑶姐亲自磨了两大杯咖啡端给他们，风情万种地在乔云霄肩上轻轻拍了拍，“请你们喝的。”

顾初坐在对面憋着笑。等瑶姐走了后，乔云霄故作恶狠狠地说：“看着你哥被人吃豆腐你都不吱声是吧？”

“你乔大公子明面是被人吃了豆腐，实则是占了美女的便宜。”

不管瑶姐这个人怎么样，单说这家客栈还真不错。一楼大厅雕梁画栋的，阳光从通透的落地窗晃下来最适合慵懒发呆。旅游旺季的时候外面就会支起一朵朵太阳伞，摆上号称百年的木椅招待游客。周围的墙壁上摆放了不少各民族的小玩意儿，五彩斑斓。靠近门口是吧台，上好的沉木刻着类似图腾的头像，青面獠牙头插着羽毛怪瘆人的，瑶姐说那是贡卒人祭祀的山鬼。

乔云霄看着她憔悴的小脸，怎么看怎么心疼，问：“你还好吧？”

顾初明白他的担忧，笑了笑，“挺好、挺充实。”眼睛一挑，“你呢？”

乔云霄喝了口咖啡，“我是革命尚未成功，人就跑到国外去了。”

筱笑笑去了国外进修，一走就要两年。原本应该是顾初去的，顾思离世后她就接到了史密斯医生参加国外培训的邀请，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顾初让给筱笑笑，她还没有出国培训的打算。

“你怨我吗？”她问。

“傻话，对于笑笑来说是好事。”乔云霄想得开。

“言归正传吧，你来贡卒就是为了拍杂志？”顾初才不相信他有这个闲情雅致，“你是不是寻思着拿西夏墓葬做点文章？”

在贡卒生活了一群木雅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跟藏区人差不多，但藏区人不承认他们是藏人。他们崇拜白色，寨子里四处可见白色，白色石堆、白色屋梁、白色衣裙等，后来有人说他们是西夏的后裔，并且在贡卒深处发现

了西夏墓葬，虽说墓葬已被盗墓贼搬空，但当地的木雅人声称墓葬的主人是位大将军，一代传着一代，具体是哪位将军就不得而知了。

乔云霄单手支颐，乜斜着她，“我对死人的居所不感兴趣，目标在贡卒的西奈山。”

顾初惊讶，“那是西寨的地盘！他们本族人都不能随意上山，更何况你一个外人？”

乔云霄好整以暇，“你还真相信山鬼一说？西奈山那边的资源不错，曾经有人绕山而行勘探过，那里不但能重点开发旅游项目，还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是块风水宝地。”

她倒是不相信，但总觉得这种地方还是小心得好，毕竟习俗不同，“人家凌双来是为了拍摄杂志的，你倒好，利用大队伍打起你的如意算盘了。”

“你以为凌双怎么那么好心亲自陪同？”

顾初见他笑得诡异，心里泛起一丝异样，“难道……陆北深？”

“还真是聪明。”乔云霄懒洋洋地靠在木椅上，“这次她还拉来了陆北深，现如今的商界新贵。”

这段时间最风光的莫过于陆北深了，他进入陆门董事会后接二连三的项目下来都为陆门赚了个钵满盆盈，被各大财经杂志、商业杂志称为“商界新贵”，连她这个外人也听说了这件事，为此，陆北辰还挺替他弟弟感到骄傲。

“看来北深这次来，心思也不在拍摄上。”

乔云霄忍不住掐了掐她的脸，疼得她一巴掌打在他手背上，他缩回手揉了揉，直笑，“我妹子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夸我聪明就行了，别人身伤害。”

乔云霄喜欢她跟自己贫嘴，至少能证明她像个正常人，“现在内地遍地是黄金，陆家自然不会放过，陆北深负责大中华区，他牵扯到的项目必然要跟乔远集团有重叠，所以这次两家同时看上西奈山也正常，就看最后花落谁家了。”

“听你的口气，好像事情进展得不算顺利。”乔云霄是个做事喜欢速战

速决的人，却能跟着凌双一行人住在这里，想必是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乔云霄也不瞒她，“想开发西奈山必须要得到西寨族长的点头，老人思想传统死活不同意，再加上陆门的参与，我总得跟老人家表示点诚意吧。”

顾初含笑，“原来乔公子也有撞墙的时候。”

两人说话间，从外面进来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惊扰了客栈的安静。顾初还没来得及回头，肩头就被人用力一拍，“有你在，我们拍摄组的健康就有保障了啊。”紧跟着又嘻嘻笑说，“各位，这就是我跟你们提到的顾医生，谁要是有个感冒发烧胸闷闹肚子的都找她啊。”

“我是外科大夫。”顾初盯着凌双的小脸强调了句，看来她的行踪不是什么秘密，至少凌双在这里见到她也没觉得惊讶。

跟凌双贫嘴的同时，顾初也看到了陆北深，他也是一身休闲，双手揣兜，见了她后笑了笑。

凌双一屁股坐在她身边，“医者父母心，外科内科有什么关系？”

那群人跟顾初纷纷打了招呼，都挺热情的，相邀她今晚参加篝火晚会，还没等顾初点头，瑶姐从外面进来了，听见这话后哟了一声，说：“篝火晚会还不够，今晚姐请客吃烤全羊——我让阿离弄只羊崽子来，拍摄组和顾医生你们的人都来我店里，大家好好热闹一下。”阿离是客栈里的伙计，挺勤快的。

凌双当然不能让瑶姐这么破费，说什么都要拍摄组来请客，瑶姐一手搭在陆北深身上，眼睛还时不时瞄着乔云霄，“我不出点血，两位大帅哥怎么能记住我瑶姐呢？”

陆北深不着痕迹地避开了瑶姐的手，说：“主材我来负责，阿离带路，我亲自去买。乔公子，酒你来负责？”

“没问题。”

一群人欢呼，在这种地方怕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最适合不过了。凌双一听马上冲着陆北深说：“我也要跟你去。”

陆北深想了想，点头，“好。”

顾初看见凌双的两只眼睛亮晶晶的，脸上飞着红晕。瑶姐嘻嘻哈哈地领了任务，说帮着乔云霄备酒，一大群人也忙着上楼分工去了。

陆北深没走，坐在顾初的对面，“等杂志社这边的工作一结束，你就跟凌双回上海吧。”

这口吻多少沾了点陆北辰的气势，再加上他那张脸，猛的一下还真像是陆北辰。

凌双在旁也劝说：“是啊，来这里待个几天行，真要几个月下来，哪是人能受得了的？”

顾初压低了嗓音，“你当瑶姐他们都是死了的啊？”

“你跟他们能一样吗？”陆北深微微蹙眉，“再说了，我哥也不放心你在这儿待着。”

顾初看着凌双和陆北深你一句我一句的，忍不住笑了，“你俩什么情况？在上海的时候不还一个躲一个追吗？”

一句话竟说得凌双脸一红，推搡了她一下，“说你的事呢，扯我们头上干什么？”来之前她给筱笑笑打过电话，得知顾初也在贡卒后直叹有缘，筱笑笑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她务必留意顾初的情绪，毕竟失去了至亲的人，所以刚一见面她挺想安慰顾初的，但见她闭口不谈从前的事倒也作罢，其实凌双心里也明白，顾初表面看上去挺弱不禁风的，实际上内心比谁都强悍。

“我呢，来这里是为了工作。”顾初收了嘻嘻哈哈，面色认真，“所以，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放心吧，如果我照顾不好自己，思思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三人都在拐弯抹角地试探她的情绪问题，她怎么会察觉不到？所以干脆开诚布公，她不要他们担心就是了。乔云霄拍拍她的手，“没事，哥在呢，有困难找哥。”

顾初乐了，“行。”

话音刚落，就听客栈门口有争吵声，四人循声望去，见一老者正义愤填膺地冲着瑶姐吆喝，身边还站了一男一女，男的被训得满脸通红，几番想要

反驳都忍住了。

凌双见状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推门出去，顾初看得仔细，这一男一女身上扛着的摄像机可不是简单玩票，再看凌双的反应，八成就是她社里的人，也赶忙起身出去探个究竟。

一来二去事情就清楚了，原来这两人真是凌双的员工，男的叫程烨，摄像师助理，女的叫方子欣，化妆师，两人既是同事又是情侣，都是二十刚出头爱玩的年龄，所以就跑到了西奈山，结果被西寨的族长抓个正着。

毕竟是折了凌双的面子，她呵斥了程烨和方子欣不守规矩，瑶姐从中做了和事佬，“你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不要去西奈山，怎么不听呢？”又看向老者，“王族长，实在不好意思，您看啊，不知者不罪不是？念他们初犯，别生气了。”

顾初从旁暗自打量这位王氏族长，看上去应该有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自然佝偻，精瘦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劳作和风吹日晒，脸上的沟壑很深，皮肤皱巴得像是核桃。白褂黑裤布鞋，头戴黑色毡帽，帽檐边缘露出来的头发花白，乍一看像是个挺不起眼的老头，可仔细瞧着就不简单了，他那双眼睛里的沉淀可不是普通村野能有的，他不像是腿脚有毛病的人却手拿拐杖，很显然拐杖是身份的象征，上面绘的图腾跟客棧里的一样，都是山鬼的形象。

王族长再开口时已是压着火了，语重心长道：“年轻人啊，你们不要不信邪，我们寨子后面的西奈山真是进不得啊，我是怕你们沾了什么霉运回来，山鬼不好惹的，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瑶姐赶忙向族长保证会看好自己店的客人，凌双也代替自己的员工连连道歉。

王族长走后，瑶姐又是对着凌双千叮咛万嘱咐：“千万看好你的员工，别再往西奈山上跑了，得罪山鬼后果很严重。”又冲着程烨和方子欣说，“收起你们的好奇心啊，王族长的警告可不能不听，别看他只是西寨的族长，但在贡卒这一带那可是出了名的德高望重，他说的话我们都不敢得逆的。”

瑶姐跟别人说话都是大大咧咧的，从刚才她对王族长的毕恭毕敬就能看

出那位老者的分量。

看得出凌双不大喜欢瑶姐，拿着程烨和方子欣旁敲侧击，“在别人的地盘上你们就给我收起好奇心，不是自己的东西瞎惦记什么？”

程烨和方子欣脸色挺难看的，顾初听得出凌双是在警告瑶姐，别惦记不属于她的男人，瑶姐是个人精，怎么会听不出凌双的指桑骂槐，哼笑一声，“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顾初不想掺和男女之间这些事，所以也不多言，抬头一瞧乔云霄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隔着一层玻璃，她看见乔云霄正在跟王族长说话，指了指湖边停放的越野车，王族长却笑着连连摆手独自走了。

等乔云霄回来时，陆北深靠在吧台上浅笑，“乔公子，看来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领你的人情。”

乔云霄被陆北深说得面色不自然，抽动了一下嘴角，手臂往顾初身上一搭，“跟哥备酒去。”

下午没什么事，医疗组的人也开始热火朝天地筹备今晚的篝火晚会了。

凌双的团队女孩子居多，医疗组这边男人居多，所以医疗组这边最积极。瑶姐联系了当地的一家农户，凌双就跟着陆北深去那家农户选羊了。牛肉主要是牦牛肉，这里地处高原一带，只有牦牛。

顾初最开始帮着乔云霄备酒，后来呼啦拥上来一群姑娘帮忙，她就落得清闲。沿着湖边慢慢往前走，找了一艘破旧的老木船，坐了很久，夕阳拖了一条火红的尾巴，将远处的雪山燃亮，高高的玛尼堆上迎风而起的是五彩经幡和风马旗，她想她该到雪山为顾思放一串风马旗，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抚。

往回走的时候，打远就看见同组的女大夫朝着这边跑过来，看见她后拼命地招着手，顾初快步上前，女大夫拉住她呼哧带喘的，“你、你怎么没带手机啊？大家找、找你都快找疯了。”

“出什么事了？”顾初心里一咯噔，生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手机被她放在屋里没拿出来，在这种地方手机似乎很多余。

女大夫顺了顺气，“那位拍杂志的陆先生找你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